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詩曰

在世爲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

有盡

浮花過眼總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事業

功名隙裏塵

得便宜處休歡喜

遠在兒孫近在身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爲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

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廨宇裡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
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
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擲
洒家那廝却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廝看洒
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前去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
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裡說便向前去一箇來
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脚早起騰的
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裡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
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裡掙側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
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
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且只見那張三李四

在糞窖裡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
臭屎頭髮上蛆虫盤滿立在糞窖裏益叫道師父饒恕我們
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
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
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
兩箇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智深
叫道都來廨宇裡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妙指着衆人
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里
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
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
碗大相國寺裡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

里來的長老恁的了得相國寺裡不曾見有師父今日我等願情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的人多妙因此情愿出家五臺山來到這里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的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二三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吃到半酣裡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

起
插得

手的也有笑的正在那里喧闐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墻角邊緣綠楊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巢每日只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幾個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掇脫了妙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妙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

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洒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這二三十個破落戶見智深區區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吃他們酒食多矣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碗切肉叫衆人吃得飽了再取果子吃酒又吃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會見師父家生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鉄

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吃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颼颼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個官人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髮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瓜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四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頤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

五年紀口裏道這個師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厮見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爲殺的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頭今日原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岳廟裡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

及

里正沒相識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的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岳樓下來撞見個詐奸不級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恠恠恠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逕迤岳廟裡來搶到五岳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胡梯上一個年小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赶到根前把那後生

肩胛只一拔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會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高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妬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認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認的得他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閑漢見開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恠衙內不認的多有冲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

聽那高衙內衆閑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鉄禪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智深道我來幫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

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再得相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恠莫要咲話阿哥明日再得相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閑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兩日衆多閑漢都來伺候見衙內自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個幫閑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閑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

惡小人

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咲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不敢欺他這個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閑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勾得他高衙內聽的便道自見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勾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吃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裡吃酒小閑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吃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

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
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閑這一計如何高衙
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
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
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小衙歡喜却顧不得朋
友交情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
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
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
見林冲道心裡悶不會出去陸謙道我同兄長去吃三盃
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個吃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
我同兄長到家去吃三盃林冲娘子赶到布簾下叫道大

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閑走了一回陸
虞候道兄長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吃兩盃當時兩個
來到樊樓內占個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
希奇果子案酒兩個敘說閑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
道兄長何故嘆氣林冲道賢弟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
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
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太
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
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的嫂子如此也不
打緊兄長不必忍氣只顧飲酒林冲吃了八九盃酒因要
小遺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

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
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裡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
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個時辰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
急遶來家裡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
和陸謙吃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重倒了只叫娘子
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夾間壁王婆看了家和我根
那漢子去直到太府前小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
卓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岳
廟裡囉哩娘子的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
錦兒慌慌下的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
一地里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

前過見教頭和一個人入去吃酒因此特遶到這裡官人
快去林冲見說吃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
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却關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
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裡又聽得高衙
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鉄石人也告的回轉林冲立
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的是丈夫聲音只顧
來開門高衙內吃了一驚幹開了樓窗跳牆走了林冲上
的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厮點污了娘
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
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個人一
處歸家去了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逕遶到樊樓前去

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不曾被你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耐這陸謙畜生，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照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閑翫，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吃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

街吃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吃了那驚跳，墻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卧病。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裡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爲林冲老婆兩次不能勾得他又吃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的半年三個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個身上好要共那婦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正說間，府裡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症，只見

不痒不疼，渾身上或寒或熱，沒撩沒亂，滿腹中又飽又飢，白晝忘食，黃昏廢寢，對爺娘怎訴心中恨，見相識難

遮臉上羞七魄悠悠等候鬼門關上去三魂蕩蕩安排
橫死案中來

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
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個邀老都管僻淨處說
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
勾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
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個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
得知兩個道我們已有了計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
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
幾時見了他的渾家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岳
廟裡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

好一縣
不識道
不理不
法度的
生

高俅道如此因爲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爲惜
林冲一個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
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
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裡唱了喏高俅問道
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個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
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
如此使得高俅見說了喝采道好計你兩個明日便與我
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把這件事不記
心了那一日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
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裡拿着一口寶刀插
着個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裡自言語說道好不遇識者屈

沉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巷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個東京沒一個識的軍器的林冲聽的說回過頭來那漢颯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但見

清光奪目冷氣侵人遠看如玉沼春冰近看似瓊臺瑞雪花紋密布鬼神見後心驚氣象縱橫奸黨遇時膽裂太阿巨闕應難比干將莫邪亦等閑

當時林冲看了吃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值時值二千貫只沒個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得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嘆口氣道金子做生鉄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裡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去取錢與他將銀子折筭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爲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得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

自去了林冲把這口刀翻來復去看了一回喝乘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巳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裡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拏了那口刀隨這兩個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的你兩個人說道小人新近叅隨却早來到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在裡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

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個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拏着刀立在簷前兩個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禮急待回身只聽的靴履響脚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裡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

你兩三日前拏刀在府前伺候必有反心林冲躬身稟道
恩相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
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兩個已投堂裡去了太尉道
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裡去左右與我拏下這厮說
猶未了傍邊耳房裡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恰
似皂鷗追紫燕渾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
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
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
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
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日小衙內是不知事小兒富安是不識體光棍兩
箇也不必說了獨恨高俅害人陸謙賣友和差魯智深
打他三百禪杖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

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詩曰

頭上青天只恁欺 害人性命霸人妻 須知奸惡千

般計 要使英雄一命危 忠義素心由秉賦 貪嗔

轉念是慈悲 林冲合是灾星退 却笑高俅枉作爲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
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
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如何敢見有
兩個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

李耳書抄評水滸傳 卷之八
府中那有承局這廝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
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寶刀封了去左
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
但見

緋羅繖壁紫綬卓圍當頭額掛朱紅四下簾垂斑竹官
僚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令史謹嚴漆牌中書低聲
二字提轄官能掌機密客帳司專官牌單吏兵沉重節
級嚴威執藤條祗候立階前持大杖離班分左右廳眉
獄卒挈沉枷顯耀猙獍豎目押牢提鉄鎖施逞猛勇尸
婚詞訟斷時有似玉衡明開毆相爭判斷恰如金鏡照
雖然一郡宰臣官果是四方民父母直使囚從冰上立

盡教人向鏡中行說不盡許多威儀似塑就一堂神道
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堂跪在階下府幹將太尉言
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
府尹道林冲你是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
故入即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
負屈銜冤小人雖是龕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
入即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
這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
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吃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
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
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証昨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

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裡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卽堂下兩個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杻來枷了推入牢裡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個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裡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卽堂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

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裡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個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兩個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鉄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監

押前去兩個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
開封府來只見衆隣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
接着同林冲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裡坐定林冲道多
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得動且張教頭叫酒保
安排案酒果子管待兩個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
出銀兩賚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
道泰山在上平灾月厄撞了高衙內吃了一場屈官司今
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
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個兒女未曾
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
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

可憐

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悞了前程却是林冲自
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立紙休
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的心穩免得高衙內
陷害張教頭道林冲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
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灾避難早晚
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
些過活明日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不揀怎得三年五
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勾休
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
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
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悞泰山可憐見

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暝日張教頭那里，常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替冲便掙側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如此行時，權且由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是。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愿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照年月日。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個花字，打個手模，正在閣裡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裡。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悞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悞了賢妻。那婦人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悞，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林冲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由他放心去，他便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婦人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聲絕在地，未知

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動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數十年結髮成親寶鑑花殘枉費九十
日東君匹配花容倒臥有如西苑芍藥倚朱闌檀口無
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夜春風惡吹折江海
就地橫

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也自哭不
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
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你顧前程去掙扎回
來廝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裡待你回來
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
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

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兩個
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裡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
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裡拴束包裹只見巷口
酒店裡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裡請說
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的只叫請端公便來原
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
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個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
皂紗背了下面皂靴淨鞵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
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
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
盞菜蔬果品案酒都搬來擺了一卓那人問道薛端公在

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裡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裡取出十兩金子放在卓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個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

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個領諾不必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被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却怕使不的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的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董超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路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

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証陸謙再包辦二位
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
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
個人又吃了一會酒陸虞候笑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
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已送回家中取了
行李包裹拏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里取了林冲監押上
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
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
人帶林冲到客店裡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吃
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
吃棒時倒也無事次後三兩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

是個新吃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董超道他好
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樣般走幾時得
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裡折了此便宜前日方纔吃棒
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薛霸道你自慢
慢的走休聽咭咭董超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口裡埋冤叫
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
晚但見

紅輪低墜玉鏡將明遙觀樵子歸來近觀柴門半掩僧
投古寺疎林穰_二鴉飛客遶孤村斷岸嗷嗷犬吠佳人
秉燭歸房漁父收綸罷釣唧_二亂蛩鳴腐艸紛_二宿鷺
下莎汀

李卓吾評語不詳傳 卷之八
當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裡來到得房內兩個公人放了
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
裡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
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吃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
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
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
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
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里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
顧伸下脚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裡林冲叫一聲哎
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
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

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
罵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個潑了
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
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吃林冲起來暈
了吃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
腰裡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并索兒却是麻編的叫林冲
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潦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
那里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鞋穿上叫店小二笑過酒錢
兩個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三
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
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撻將起來林冲道

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
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又行不動只得又挨
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
猛惡林子但見

層層如雨脚鬱鬱似雲頭杈枒如鸞鳳之巢屈曲似龍
蛇之勢根盤地角彎環有似蟒盤旋影拂烟霄高聳直
教禽打捉直饒胆硬心剛漢也作魂飛魄散人

這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
第一個嶮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仇的使用
些錢與公人帶到這里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在此處今
日這兩個公人帶林冲迤入這林子裡來董超道走了一

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
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裡歇一歇三個人迤到裡而解下行
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
倒了只見董超說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
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畧畧閉得眼從
地下叫將起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個
正要睡一睡這里又無閑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
以此睡不穩林冲答道小人是個好漢官司既已吃了一
世也不走董超道那里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
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地薛霸腰裡解下
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兩個跳

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
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
我兩個到這里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的幾
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里倒作成我兩個回去快些休
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須精息
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
冲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
無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
話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
將來可憐豪傑等閑來赴鬼門閔惜我英雄到此翻爲槐
國夢萬里黃泉無旅店三冤今夜落誰家畢竟看林冲性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

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鷓鴣天

千古高風聚義亭英雄豪傑盡堪驚
智深不救林冲死柴進焉能擅大名
人猛烈馬狔猛相逢較藝論專精展
開縛虎屠龍手來戰移山跨海人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
也似一聲那條鉄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
霄雲外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子裡聽你

佛尚是個和活

多時兩個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
刀提起禪杖輪起來打兩個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
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
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個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
道非干他兩個事盡是高大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個公
人要害我性命他兩個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個也是
冤屈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
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酒家憂得你苦自
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的你斷配滄州酒家
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
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店裡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酒

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
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裡去酒家也在那店裡歇夜間聽
得那厮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
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妨救了酒家見這厮們
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裡出門時酒家先投透這
林子裡來等殺這厮兩箇撮鳥他到來這里害你正好殺
這厮兩箇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命
魯智深喝道你這兩箇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
這兩個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個性命就那
里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個撮鳥快攬兄弟都跟酒家來
提了禪杖先走兩個公人那里敢回話只叫林教頭救俺

兩個依前背上包裹提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拖了
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
店在村口四個人入來坐下看那店時但見

前臨驛路後接溪村數株槐柳綠陰濃幾處葵榴紅影
亂門外森森麻麥窓前倚倚荷花輕輕酒旆舞薰風短
短蘆簾遮酷日僻邊瓦甕白泠泠滿貯村醪架上磁甌
香噴噴新開社醞白髮田翁親滌器紅顏村女咲當壚
當下深冲超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
肉打兩角酒來吃回些麩米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
篩兩個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個寺裡住持智深
道你兩個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

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吃
三百單杖兩個公人那里敢再開口吃了些酒肉收拾了

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店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

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見徹酒家放你不下直送
兄弟到滄州兩個公人聽了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勾

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正在途中被

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

打兩個公人不敢高聲更怕和尚發作行了兩程討了一

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個跟着車子行着兩個公人懷

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

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個公人也吃遇着客店早歇暗

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
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
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廨。宇。裡。新。來。了。一。個。僧。人。
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猪。林。結。果。他。
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
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
躲。得。身。上。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個。暗。商。量。了。不。題。話。
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
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并。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
聽。得。實。了。就。松。林。裡。少。歇。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
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去。處。酒。家。已。打。聽。實。了。

聖佛真
菩薩真
阿羅漢
南無阿
彌陀佛

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
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
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
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兒。第。一。面。上。饒。你。兩。個。鳥。命。如。今。
沒。多。路。了。休。生。反。心。兩。個。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
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的。
頭。硬。似。這。樹。松。麼。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
骨。頭。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的。樹。有。二。寸。深。痕。
齊。齊。折。了。喝。一。聲。道。你。兩。個。撮。鳥。但。有。反。心。教。你。頭。也。似。
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董。
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入。去。林。冲。道。上。下。俺。們。

本。身。此。平。平。專。一。卷。之。九

深
不
使
知
也
好

自去罷兩個公人道好個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
冲道這個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
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
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但見

古道孤村路傍酒店楊柳岸曉垂錦旆杏花村風拂青
帘劉伶仰臥画床前李白醉眠描壁上聞香駐馬果然
隔壁醉三家知味停舟真乃透瓶香十里社醞壯農夫
之胆村醪助野叟之容神仙玉佩曾留下卿相金貂也

當來要他何用

三個人入酒店裡來林冲讓兩個公人上首坐了董超二
人半日方纔得自在那酒店裡滿厨卓酒肉店裡有三五

個篩酒的酒保都手忘脚亂般東般西林冲與兩個公人
坐了半個時辰酒保并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卓子
敲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個犯人便不來采
着我須不白吃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
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
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
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
自陳橋讓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勅賜與你誓書鉄券在
家中誰敢欺負他此句無謂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
養在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裡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
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吃得

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個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却原來在這里我們何不同去接連他董超薛霸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寺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個大莊院便是林冲寺謝了店主人三個出門果然三二里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看時好個大莊院但見

門迎黃道山接青龍萬株桃綻武陵溪千樹花開金谷苑聚賢堂上四時有不謝奇花百卉廳前八節賽長春佳景堂懸勅額金牌家有誓書鉄券朱甍碧瓦掩映着九級高堂畫棟雕梁真乃是三微精舍仗義疎財欺卓茂招賢納士勝田文

三個人來到庄上見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個莊客都在那里乘涼三個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個犯人送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没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敢怕接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

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個公人
再回舊路肚裡好生愁悶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
林子深處一簇人馬來但見

人人俊麗個個英雄數十疋駿馬嘶風兩三面綉旗弄
日粉青毡笠似倒翻荷葉高擎絳色紅纓如爛熳蓮花
亂插飛魚袋內高插着描金雀回細輕弓獅子壺中整
攢着點翠鸚翎端正箭牽幾隻趕獐細犬擎數對拿兔
蒼鷹穿雲俊鶻頓絨絛脫帽錦鷗尋護指探鎗風利就
鞍邊微露寒光畫鼓團圍向鞍上時聞嚮震轡邊拴繫
都緣是天外飛禽馬上擎檯莫不是山中走獸好似音
王臨紫塞渾如漢武到長楊

那簇人馬飛進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疋雪白
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口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
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
紫綉團龍雲肩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緜環足穿一雙
金線抹綠皂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莊
上來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
自肚裡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
位帶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
頭姓林名冲爲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
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裡說這里有個招賢納士
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幸遇官人當以實訴那官

新 厨 駕 得 正 禮 都

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個叙禮罷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代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後院歇息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個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温一壺酒又一個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

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然後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勾了感謝不當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不敢違命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盃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個公人一同飲了柴進說教頭請裡面少坐柴進隨即解了弓箭一壺就請兩個公人一同飲酒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個公人在林冲肩下叙說些閑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擡在客人面前柴進親自舉盃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吃吃得一道湯五七盃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柴

本五五七平人午專

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可快擡一張卓來林冲起
 身看時只見那個教師入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肺子
 來到後堂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
 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參那人全不采着也不還
 禮林冲不敢擡頭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
 見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
 却不躬身答禮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兩拜
 起身讓洪教頭坐洪教頭亦不相讓便去上首便坐柴進
 看了又不喜歡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兩個公人亦各坐了
 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柴進道

是。

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
 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上頭往往流配軍人都
 來倚也說得是艸附木皆道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
 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林冲聽了並不作聲柴進說道凡
 人不可易相休小覷他洪教頭怪這些柴進說休小覷他便
 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
 真教頭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
 道小人却是不敢洪教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
 中先怯了因此越來惹林冲使棒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
 事二者要林冲贏他滅那廝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吃着待
 月上來也罷當下又吃過了五七盃酒却早月上來了照

見廳堂裡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
 林冲自肚裡尋思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不爭
 我一棒打翻了他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此位
 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
 辭小可也正要看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
 怕林冲碍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
 開就里方終放心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
 一棒看一齊都闕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
 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棒使個旗
 鼓喝道來來來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
 人休要咲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洪教

天。九。沒。
 本。事。的。
 人。肯。出。
 麼。

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
 搥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兩
 個教師就明月地上交手真個好看怎見是山東大搥但
 見

山東大搥河北夾鎗大搥棒是鱗魚穴噴來河北夾鎗
 是巨蟒窠中拔出大搥棒似連根拔怪樹夾鎗棒如遍
 地捲枯藤兩條海內槍珠龍一對岩前爭食虎

兩個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
 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
 事林冲道小人輸了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
 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柴進道是小可

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又住了五七日兩個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再將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賞發兩個公人吃了一夜酒次日天明吃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個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辮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個公人相謝了三人取路接滄州來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裡雖是個小去處亦有六街三市逕到州衙裡下了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管營內來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管營內來看那牢城營時但見

門高墻壯地闊池深天王堂畔兩行垂柳綠如烟點視廳前一簇喬松青潑黛來往的盡是咬釘嚼鉄漢出入的無非降龍縛虎人埋藏聶政荆軻士深隱專諸豫讓

徒

滄州牢城管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裡聽候點視却有一般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

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土牢裡求生不生求死不
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
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
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
使得好時管管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
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個是新來
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
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個賊配軍見我如
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
還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
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反落在我

手裡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林冲吃罵的一
佛出世那里敢擡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寺他
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
薄禮休嫌小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
在裡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
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
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
你了雖然日下暫時受苦以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
表人物必不是尋常之人以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皆賴
差撥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
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

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值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患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嘆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個好漢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已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管營道况是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裡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視林冲聽得呼喚來到廳前管營道

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人配軍須吃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差撥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叫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裡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别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寺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裡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照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

開了項上枷亦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稟了管營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又情熟由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話不絮繁時遇冬深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裡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有分教林冲火烟堆裡爭些斷送了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直使宛子城中屯甲馬梁山泊上列旌旗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施耐庵羅貫中真神手也摩寫魯智深處便是箇烈丈夫模樣摩寫洪教頭處便是忌嫉小人底身分至差撥處一怒一喜倏忽轉移咄咄逼真令人絕倒異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

第十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詩曰

天理昭昭不可誣 莫將奸惡作良圖 若非風雪沽

村酒 定被焚燒化朽枯 自謂冥中施計毒 誰知

暗裡有神扶 最憐萬死逃生地 真是瑰奇偉丈夫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這李小二先前在東京時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却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

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賣發
他盤纏於路投遼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裡撞見林冲道小
二哥你如何也在這裡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
賣發小人一地里投遼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
一箇酒店裡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
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吃的人都喝采以此買
賣順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
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
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裡林
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
司刺配到這裡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

今日到此遇見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面坐定叫妻
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
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
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說
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裡漿洗縫補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
晚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李小二家來
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裡與林冲吃林冲因見他兩口
兒恭勤孝順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錢不在話下有詩爲
證

纔離寂寞神堂路 又守蕭條草料場 李二夫妻能
愛客 供茶送酒意偏長

且把閑話休題。只說正話。迅速光陰。却早冬來。林冲的綿衣襖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箇人閃將進來。酒店裡坐下。隨後又一人入來看時。前面那箇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箇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李小二入來問道。要吃酒。只見那箇人將出一兩銀子。與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裡請管營。差撥兩箇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裡請了管營。都到酒店裡。只見那箇官人和管營差

撥兩箇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攬梭也似扶持。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盪酒。約計吃過十數盃。再討了按酒鋪放。卓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伴當盪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箇人來的。不尷尬。老婆道。怎麼的不尷尬。小二道。這兩箇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人去。只聽得差撥口裡。訥出一句高太尉三箇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碍。我自。在門前。理會你。且去。

閣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的他來看。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老婆道說的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裡取出一帽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帽子裡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裡說道都在我身上。好友要結果了他性命。正說之間閣子裡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裡拿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吃了半箇時辰。筭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箇低着頭也去了。轉背沒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裡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人却待正要尋恩人有此三要緊話說有詩爲証。

潛爲奸計害英雄

一線天教把信通

麝殺有情賢

李二 暗中回護有奇功

當下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小二哥請林冲到裡面坐下。說道却纔有箇東京來的僊僉人在我這裡請管營差撥吃了半日酒。差撥口裡訥出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人心下疑又着渾家聽了一箇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友要

描屋李
小二夫
妻兩箇
無不入
神怪哉

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都與管營差撥又吃一回
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下疑只怕息人身上
有些妨碍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
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
紫棠色面皮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却正是陸虞候
那潑賤賊也敢來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
泥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言吃飯防噎
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
尖刀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里去尋李小二夫妻兩箇
捏着兩把汗當晚無事次日天明起來早洗漱罷帶了刀
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牢城營裡

都沒動靜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
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
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
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里
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魯擡舉的你此間東門外十五
里有座大軍草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常例錢取
覓原是一箇老軍看管我如今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
天王堂你在那里關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里交
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逕到李小二家對
他夫妻兩箇說這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場管事却如
何李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是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時有

些常例錢鈔。往常不使錢時。不能勾這差使。林冲道。却不要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李小二道。息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息人。就時家裡安排幾盃酒。請林冲吃了。話不絮煩。兩箇相別了。林冲自來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槍。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箇。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那雪早下得密了。怎見得好雪。有臨江仙詞為證。

作陣成團空裡下。這回忒殺堪憐。剡溪凍住子猷船。王龍鱗甲舞。江海盡平填。宇宙樓臺都壓倒。長空飄絮飛。

約三千世界王相連。冰交河北岸。凍了十餘年。

俗極可

大雪下的正緊。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吃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裡面時。七八間草房。做着倉廩。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裡。只見那老軍在裡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一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吃時。只

神功不
然。大人
那得這
緊想頭

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
營裡來只說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下生些煩
火起來屋邊有一塊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炉裡仰面看
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
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
脩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五
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吃便去包裡取些碎
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毡笠子戴上拿
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
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裡踏着碎瓊亂玉
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

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佑改日來燒錢紙又行
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任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
箇草蓆兒在露天裡林冲逕到店裡主人道客人那里來
林冲道你認得這箇葫蘆麼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
場老軍的林冲道如何便認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
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盃權當接風店家切一
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吃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吃
了數盃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碎銀
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
笆門依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緊了古時
有箇書生做了一箇詞單題那貧苦的恨雪

廣莫嚴風刮地這雪見下的正好扯絮得綿裁幾片大
如拷捲見林間竹屋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豪家
却言道壓瘴猶嫌少向的是獸炭紅爐穿的是綿衣絮
襖手撚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計有幽
人吟咏多詩草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
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
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
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裡恐怕火盆
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撇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
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床上摸時只摸的一

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
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箇古廟可以安身我且
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做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
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裡來人的廟門再把
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撥將過來靠了門入的裡
面看時殿上做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箇判官一箇小
鬼側邊推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林冲
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毡
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
分濕了和毡笠放在供卓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却
把葫蘆冷酒提來便吃就將懷中牛肉下酒正吃時只聽

得外面必剝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
只見草料場裡火起刮刮雜雜燒着那火時但見

一點靈臺五行造化丙丁在世傳流無明心內灾禍起

滄州烹鐵鼎能成萬物鑄金丹還與重樓思今古南方

離位熒惑最爲頭綠窓歸燄燼隔花深處掩映釣漁舟

鏖兵赤壁公瑾喜成謀李晉王醉存館驛田單在郎墨

驅牛周褒姒驪山一咲因此戲諸侯俗發可刪

當時張見草場內火起四下里燒着林冲便拿鎗却待開

門來救火只聽得前面有人說將話來林冲就伏在廟聽

時是三箇人脚步響且透廟裡來用手推門却被林冲靠

住了推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

便是三
人供狀
加辭

這條計好麼一箇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

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的推

故那人道林冲今番直吃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

好了又一箇道張教頭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

女婿死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

太尉特使俺兩箇央浼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

又一箇道小人直爬入牆裡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箇

火把待走那里去那一箇道這早晚燒箇入分過了又聽

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箇死罪又

一箇道我們回城裡去罷一箇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

塊骨頭回京府裡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

事林冲聽那三箇人時一箇是差撥一箇是陸虞候一箇是富安林冲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廝門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掇開挺着花鎗一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里去三箇人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冲舉手訖察的一鎗先戳倒差撥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赶上後心只一鎗又戳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却纔行的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好賊你待那里去批胷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搠在地裏用脚踏住胷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一閣着喝道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

殺得流涕快那兩箇也一箇便沒趣

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于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裡只一剜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裡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廝原來也恁的及且吃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裡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卓上再穿了白布衫繫了胳膊把毡笠子帶上將葫蘆裡冷酒都吃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鉤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

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顧走那雪越下的猛。但見

凜凜巖巖凝霧氣昏空中祥瑞降紛紛須臾四野難分路
頃刻千山不見痕銀世界玉乾坤望中隱隱接崑崙若
還下到三更後彷彿填平玉帝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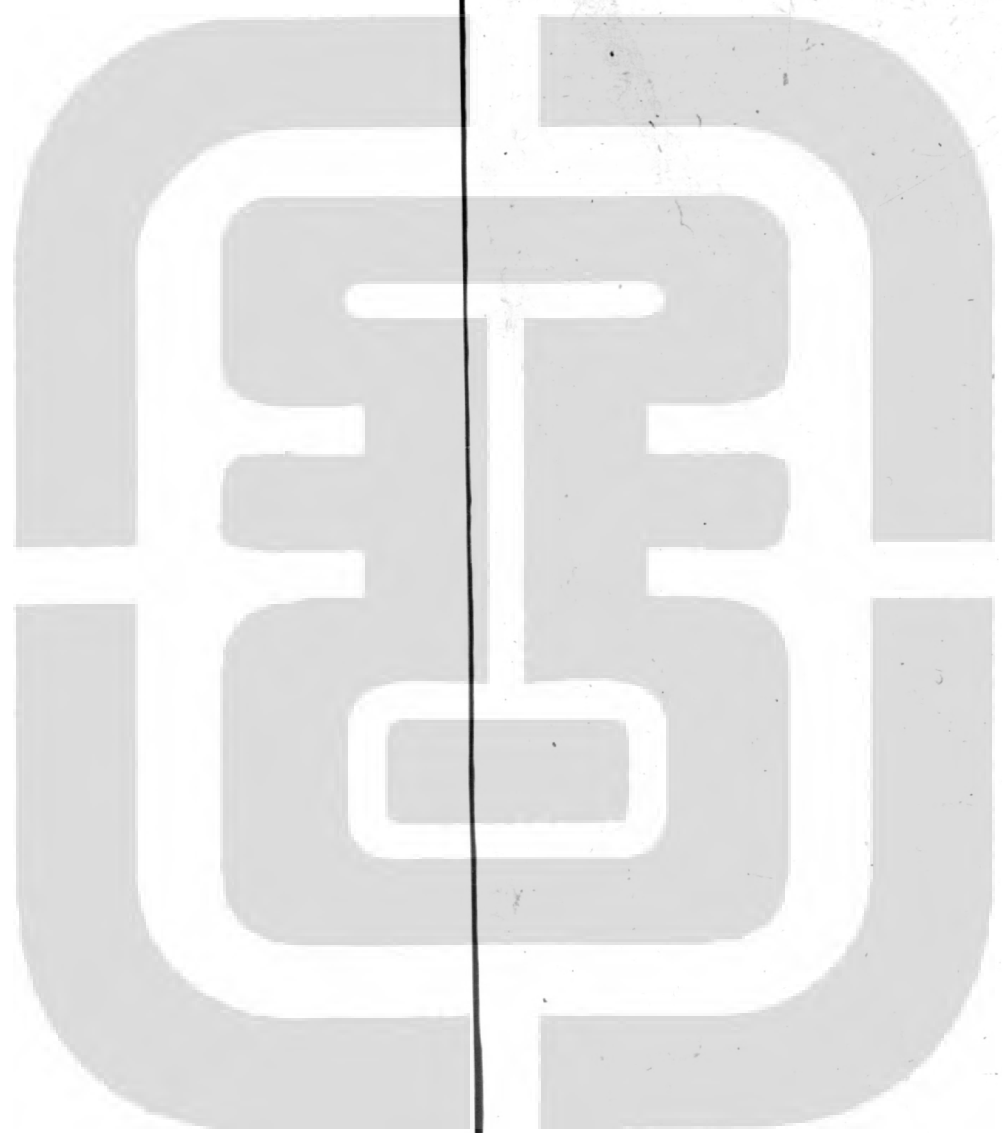
林冲投東去了兩箇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
裡看時離的草場遠了只見前面踈林深處樹木交雜遠
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破壁縫裡透出火光來林冲迤
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箇老庄家周圍
坐着四五箇小庄家向火地爐裡面焰焰地燒着柴火林
冲走到面前叫道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
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

了。何妨得林冲烘着身上濕衣服畧有些乾只見火炭邊
煨着一箇瓮兒裏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
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吃老莊客道我們每夜輪流看水固
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箇吃尚且不勾那得回與
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五碗惡與小人盪寒老
莊家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吃可說道沒
奈何回些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
吃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吊在這里林冲怒道這厮們好無

道理把手中鎗看着塊焰焰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
只一挑將起來又把鎗去火爐裡只一撓那老莊家的髭
須爛爛的燒着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老

莊家先走了。庄家們都動憚不得被林冲趕打一頓都走了。林冲道都走了。老爺快活吃酒土坑上却有兩箇椰瓢。取一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吃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歩低浪浪踏踏捉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里掙得起來。凡人一倒便起不得醉倒在雪地上却說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透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着踪跡趕將來只見倒在雪地裡莊客齊道你却倒在這里花鎗丟在一邊衆莊客一發上手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那箇去處來不是別處有分教。蓼兒洼前後擺數千隻戰艦。艨艟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箇英雄好漢。攪擾得道君皇帝盤龍椅上魂驚。鳳樓中膽裂。正是說時殺氣侵人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禿翁曰。水滸傳文字原是假的。只爲他描寫得真情。所以便可與天地相終始。即此回中李小二夫妻兩人情事咄咄如畫。若到後來混天陣處都假了。費盡亦不好看。





原件短缺

卷11-30

